

澗

谷

遺

集

澗谷遺集卷四

祭袁州李使君

嗚呼士有去與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梁昔  
聞其語未見其人今乃見之於肯堂蓋其以身而都  
氣數之會是以彌退而彌進愈闇而愈彰後先十載  
兩筵明光初猶金耀而水光後乃中秘而潛郎金華  
之邈芸臺之香啟沃之勤規警之詳致重瞳之屢回  
共數墨而尋行被宮衣之恩錫快狝駟之馳翔指大  
藩而偃息加穹秩之輝煌是蓋極儒生稽古之榮而

卷四

非徒日侈盛事於家邦然雖細氈之上香案之側而鄉間疾苦怛然隱痛活饑之德殆與青州富公而相望雖大烹之養大官之味而角巾歸第曾不改其藜藿之腸嗚呼此不可幾及而所以爲肯堂也耶憶昨壬戌公將如京其行次旦諭我世情椅率爾而對曰公之今日皆造物所以報老先生也瞻齊眉之未艾公盍銳於斯行曾幾何時泥軾油屏養二親于嶽麓備人子之欣榮迨及昨冬公領專城奉板輿而載道閱竹馬之續迎嗚呼謂天爲非報二親耶何曲遂其

迎養之樂謂天爲終報二親耶何陟岵之未幾而隕  
星之踵聞青山甫廬白雲未墳春闈之魁今不一存

祭趙信菴丞相葵

惟公名贍華夷勲齊宇宙德爲天下之老福備極中  
之壽旂常銘而不盡竹帛垂乎不朽拜遺像之堂堂  
何片辭之能究嗚呼回幹樞極控提邊疆飭蠱爲新  
化弱爲强力量如是而成都惟八百株之桑名騅在  
控如意在手京觀築山金印繫斗英概如是而午橋  
別墅方酣暢乎詩酒五方大國三建孤旂酋擄仰視  
怖不敢前威重如是而兒童走卒相爾汝於獨樂之  
園豈非踐眞而履實載厚而任重昔人所謂五年爲

之而成者乃公一生之受用上以是而結累聖之知  
下以是而孚八荒萬里之衆佩吾一字之符于以貫  
出處而根靜動嗚呼過江以來百四十春黃耳金鉉  
凡幾經綸若夫卻入手之堂印屏當御之車茵清風  
大節凜乎蒼旻則前惟菊坡翁後爲信國老外是未  
見其人也是宜先帝眡之是諮是訪嗣聖眷之是崇  
是獎雖非專委於廟堂是亦山中之宰相逮其思岳  
麓之霜鐘憶洞庭之秋榜乞身告歸留莫能強乃命  
家督建節而養是又歲晏之至榮優游里第直與菊

坡翁而南也嗚呼異哉了了去來七十二年康強傑  
魁潭江起柁采石銜盃翻覆手間仙乎莫回嗚呼異  
哉公縹誰屬長江靜夜颺慘霧肅人見沙頭睽睽如  
燭厥聲砰然公亦瞋目嗚呼異哉公侍先皇雲龍一  
堂良月廿六穆陵當祥是日招公而遣巫陽弓劍旣  
遠著蔡繼亡某等守官公卿密芘夏屋聞公錦歸如  
凍斯煥忽看愁雲飛墮湘曲不見衮衣乃見輶軸舉  
觴一慟天下無福

一州學路祭趙丞相

嗚呼我公歸耶我公何歸象象祁連公豈爾栖衢列  
翁仲公豈爾隨駕風鞭霆無志不遂夷攷平生未遂  
者二街南爲華街北爲夷車書混同海宇恬熙東阡  
西陌黃雞白酒老父泥飲田家擊缶進登太平退還  
故鄉公雖白雲此志豈忘古之偉人有化無死其爲  
景星爲慶雲以瑞國家抑爲和風爲甘雨以澤田里  
湘江水空嶽麓雲橫逝將歲歲來拜清明



祭余資政天錫

嗚呼悲夫卧龍公艱難乎千載之前紫巖公崎嶇乎  
千載之後豈一隅之蜀終不足以北向而爭天下歟  
何英雄之淚常飄灑乎宇宙嗚呼悲夫出師之表興  
元之奏至公血誠萬古一晝公於兩公是似是有至  
於整敗局之枯棋而成活著支秋風之茅屋而爲崇  
雷使芻粟富十年之儲金湯皆萬夫之守晚漢中之  
脊以驚殺函斷匈奴之臂而遮廣右則公之豐功偉  
績殆不止於兩公之所就矣嗚呼悲夫中原百年王

氣消沉未歸職方不生豪英者在淮之濬天挺我公  
邁世離倫此固皇帝王伯所資以植立天地日月所  
附以精神者也不然以書生而該軍旅俎豆於一心  
以匹夫而佩華夷舒慘於一身以瑣瑣牢籠之旦而  
膺弓旌特起之禮貌以拘拘資格之世而被鈞樞異  
數之恩榮是幾曠數十百年而不一見則我公之生  
豈偶云而已哉奈何哀未歸於東星已殞於營人傳  
觀化而悼康節世歎無福而累伯淳蕭條乎莘野之  
耒叙冥乎磻溪之綸將萬世之下撫汗青而增慨者

也況門生故吏之情者乎某骨非軒裳心已山澤感  
公憐才加意物色溫生之媒甫也之客青油之幕金  
闈之籍恩深報難情厚意激更期拜公華明之席豈  
知哭公忠厚之宅邱谷可移江河無極仰視皇天皇  
天動色嗚呼悲夫

祭楊狀元

名人魁士古有此稱名未必魁魁不必名孰如蘭坡  
斯二者并詞傾洪河筆撼巨靈不爲靡曼不爲微冥  
不爲崖異自然天成下董之帷抱盧之經迺鍼膏肓  
迺秉權衡萬馬俱辟孤鵬屢橫謂當青春掇取顯榮  
造物才之百鍊始精薰風舜廊琅玕小呈題名標揭  
賜袍藍青奉元曰噫此特其徵曾幾何時復鎖其廳  
丹心披歷重瞳爲明臚傳三發如絲之縈掖扶以前  
一榜詫驚嗚呼悲夫謂公不遇耶一虎再龍天子之

卷四

延前鵝後鸞宗英之鬢金閨曉上泥軾夕憑補償涸  
轍淩厲大清謂公遇耶廬山白傳望望不來而目斷  
於葱靈矣嗚呼悲夫紛紛索遊焉能重輕立鵠候門  
行馬拒人聞公在里倒裳迎賓薦進侯喜吹噓子雲  
客意未慊我眉長顰袞袞臺省孰甘隱淪矧持魁券  
立上要津聞公在朝竊語所親舌瘖莫吐志鬱弗伸  
不如其己吾蘭堪紉嗚呼觀是二者則公之處己所  
謂古之先民者非耶某之視公峻絕業巖別頭春風  
偶爾鱗襲向來相期雲垂海立于何蜿蜒未雨先蟄

江湖隔夢霧潦遞泣傷哉青衫莫覩其涇

祭王運使

維公桃李幾徧天下某之及門乃最後者事公雖後  
德公則深矣厦萬宇和風一襟湘校兩年勢畧情洽  
進之坐隅示以身法塵去玉瑩物來鑑空匪棘匪徐  
動而適中某之見公不特待士見公愛民見公御史  
見公一廉徹底不滓見公一勤弗懈于位迺繇轉輸  
兼付閹鉞曠然九郡印以明月維帝仗公維公竭誠  
穹班邃閣聿正使名公年未高神王氣集胡爲日斜  
遽賦鵬入一聞而驚再聞而疑人物眇然世道之悲

卷四

昨秋九月東還跪別殷勤尊酒兩對湘月謂當重來  
長傍簾幙得邑差池匪志之樂今我不樂而公亦仙  
高吟薄命永袖絕絃棄鋤出山望旄而哭回首三湘  
幽蘭罷綠



祭曾子實

嗚呼醉眠柳下醒笑雲間梅開雨立桂折秋攀少也  
一蒼山屣穿海上詩到巖關瘴來膚疥雲去髯刪老  
也一蒼山佩囊鋤菊擁髻紉蘭籌觥令往探韻詩還  
處也一蒼山穴披閃怪島僂神姦某邊破賊鞍外平  
蠻出也一蒼山自形骸之外而觀則老少出處蹇續  
紛兮不相似自形骸之內而觀則無變衰無假合所  
謂蒼山未嘗不干萬仞而孱顏哀哉哀哉舉世皆心  
無君空洞舉世皆才無君奇縱君而無死則雖朱爾

卷四

二

青牙爾槐抑何足爲君重也特吾黨尙得以切磋而後生輩猶知所歆動奈之何萬世在前無窮在後而獨匆匆其間結六十餘年之夢也哀哉哀哉憶歲癸丑武林之圍濤翻人海倏見孤鶩挽鬚相嘲倒醪同傳君惜希聲先一日而西歸我怪鼎夫兀左席而無言曾未信宿則已買櫓載旅中之骨剪紙招江頭之魂君爪我手至出血我淚君袖如懸泉豈知怪事卻後三年再留武林忽報君仙嗚呼少時交友至君盡矣乃知所謂獨不死者重可憐耳而何樂焉哀哉哀

哉君之子吾未識君之葬吾不聞是而曰友亦何取  
旃詩筒雨絕筆冢雲連一彈小招永折吾絃

祭彭復雅

嗚呼復雅猶能口繪烟雲手狀巖壑掉烏紗以誇金  
精乎猶能拾紅題韻舉白賡詞眠芳草以賦落英乎  
猶能小舟載妓半臂呼儔迤別港以宿荔枝林乎天  
壤中閒孰不閒適黃埃沒跨橫雨窘室所羸幾何虛  
喪一實惟吾復雅瀟洒送日揉和古今酌以彝鬲文  
以纂組被以箏笛劃然斂退主靜藏一蓋半生江海  
之間而晚乃分乎光風霽月之席君年三十我始君  
識又三十年交好愈密契濶兩秋了不聞疾忽聞云

亡使我聲失嗚呼庭有三秀堂有八袞八袞奈何老  
淚橫臆想橫塘之詩魂望孤雲其大息南望一哀歸  
撫遺集

祭袁仲魯

嗚呼識楊子所奇之字讀陳農未訪之書補唐相梅  
花之賦和晉人桃葉之詞每濡毫而染牘率沉著而  
精好融古今於寸懷操正變於半藁思渾成而不窮  
理泓深而獨到士稱可詩人曰宜誥胡不使之要金  
佩玉而僅霜葉其青衫彼紫薇夕對者何人而公乃  
欲枕藉糟邱以老耶嗚呼悲夫余昔從公爛醉山城  
梧桐月到楊柳風輕余時久鯨莫饁余耕公告叔父  
曰是子可妻遂以并曰勤公之媚俄而悼亡孤此偉

視嗚呼悲夫玉水庭中有誥未評玉水集中有詩未  
廣如何蒼天忽隔死生一段風致眷兮冥冥撫棺大  
慟猿啼鶴驚

祭李叔章

嗚呼百千萬卷學古之胸八九十年讀書之眼胚臙  
乎元祐則大小議郎之淵源觴牒乎紹熙則三徑處  
士之編簡外癯而中之腴形拘而神之散用之一時  
初不見其爲欠舍而不用則怡然退托曾不自知其  
晚此定軒老子之純心實學所以粹美而無可揀者  
也嗚呼世道之與世教以行世道之微世教亦陵若  
定軒老子之在今日固宜草衣石質以浮沈於斯世  
然碩果所寄豈不能爲經秦入漢之伏生也耶奈何



赤祲在天黑氣在門檻前蘭摧道上玉傾誰能遣此  
未免有情而公穉視禍福眇觀死生曾不以亂其負  
手曳杖之精明嗚呼悲夫而今而後石山之巔風清  
玉鳴復有支頤躡屨且醉且吟者乎溪西溪東隣曲  
相從復有說古道今俯頭祝兒童者乎世道靡矣此  
翁已矣我心悲矣嗚呼悽矣

祭朱大傅聖陶

嗚呼勁心山峩逸氣虹起一谿古今四海兄弟度曲  
風前吟詩月裏雪壁騰挈烏絲譎詭山林之下湖海  
之濱孰有如古平之偉者耶妙手承蜩絕藝穿楊上  
讀子虛下稱阿房墨以魁澹科由甲香綵衣其翩命  
服斯皇璧流之羣金榜之彥孰有如古平之芳者耶  
三年侯泮一旦帝所國子誰師博士臣愈遂登金閨  
且上璧府望雲有思分月而去縉紳之儔朝著之表  
孰有如古平之遇者耶嗚呼悲夫生之難成之又難

何大車之甫駕而幽憂疾病得以摧拉乎其間欲天下之梁肉而自不能以終飽欲天下之絲枲而自不能以無寒坐一堂之虛敞對萬石之嶮岼羌雅志之未酤聊逍遙乎紉蘭彼鏡裏功名既不可以把玩枕中官職又無自而控搏鑑遺響其千年徒使高人勝士羈臣思婦謳吟躑躅中夜而汎瀾我昏如泥君朗如月竹閣飛觴杏園聯轡瞻萬仞之難攀撫芳心而自拙聞起家之有兆先祝釐乎琳關謂當蒼苔上而紅藥翻胡乃黃金流而泰山裂既脫然愈復奄然訣

椿老兮堂高竹翠兮庭潔  
魂何之兮不來耿一慟兮  
欲絕

祭胡文叔

哀哉老友餘人不死而君死耶澗松魁梧非君格致  
耶秋旻列星非君心思耶傾東溟捲震澤非君詩若  
文字耶若是則我友烏可死也夏五過予神光尙偉  
豪則故吾差則醉爾意其精悍秀傑之氣扶衰鼓僊  
尙足以撐拄三數十歲也今乃埋玉樹於土中使人  
情何能已耶以余觀於老友真名世之迂疎昔蘧伯  
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今胡文叔行年五十而五十  
迂其落筆爲文也有司爲之眯目而山林潛逸首肯

而味之其開口議論也貴人爲之卻走而江湖放浪  
揮塵而道之凡以兆今日之埋光鏹采而卒老於山  
澤之癯者政坐此也抑獨不觀夫百尺樓頭之陳采  
石江上之李與藤江月之下之蘇乎彼三子所以骯  
髒一世者其病之源有異於君否哉若是則君之迂  
以死又何足怪哉偉哉平生謂世蘧廬吾何敢兒女  
態而出涕弔君以嗚呼獨箕倨而鼓瑟曰父耶母耶  
天乎人乎

祭蘧翁兄文

在昔韋孟衍爲立成衣鉢風雅世世一經我印山翁  
韋孟是似寶其箕裘在我孫子誠齋有句斫桂倒根  
由根復幹五世至兄兄之健筆沈著痛快搜奇不窮  
後世無對兄不自畫愈汲愈深本原此理折衷以心  
謂當精思一題數說求味中味有說外說功深力到  
實大聲宏父子一榜燦然登名干將濯濯龍政奮翼  
人古文今斯評最的云胡一旦搖手集英乃以科第  
付之堦庭溪山清寒竹花秀野諸生諸郎莫我牖下

吁嗟世事吞不復宣想兄冥冥亦弗願聞



祭與父兄

嗚呼惟先府君有子四人仲叔遘亂中遂以泯兄爲  
大尉老成周恤蒼然歲寒雪柏霜筠弟也不肖早際  
艱迤去家一舍動息是因相期暮年白首弟昆故山  
行還篤我天倫迺歲之春扁舟浦雲滯留半載疾病  
遄迤歸書無何忽以訃聞斂殯不撫餽奠莫親季子  
遠役家惟孤孫肯堂有待蘊志未伸死生契濶天胡  
不仁邈遺子立死後孤存行無與從謀無與詢感事  
念昔傷心愴神秋風蕭蕭桐水沍沍誓將反柩歸附

九京魂而有知尙聞此言一觴來奠萬恨莫陳

祭兄幼思文

嗚呼質如天成粹玉純金氣如春溫麗日祥雲斂之  
不見其際散之有藹然不盡之情夫孰如醉齋之德  
之馨也耶筆陣風駛詞源峽傾勇提孤經先諸彥鳴  
不試則泛濫於釋老試之則十九年而新若發劍夫  
孰如醉齋之學之成也耶德之未効盡修其齡奈何  
六十化而遽殞其身學之餘事盡榮其名奈何一舉  
武而不至於天子之廷此所以使吾撫膺長歎而欲  
問大鈞者也嗚呼哀哉吾家曩時雜遝磊砢取青拾

芥舍矢如破慨作者之莫追而後來未見其可政期  
亢宗共挽塵磨悠悠蒼天又弱一箇吾承事公而有  
知猶將悵恨於冥漠也而況於我追惟往年肺病纏  
裹彌三四秋脇不席卧吸泉如湯對雪猶裸扶持更  
生一疾交賀蓋料其有盛福於將來而今遂脫此傳  
禍也事謬不然造物酷些嗚呼哀哉能幾何時笑談  
留看螢牕方做燕泥未乾想佛前之蘇晉等遊戲於  
人寰祭羣從之滿堂哭相弔而決瀾一酌敘哀蘭摧  
桂殘

祭兄蒼崖文

自我高曾以來金閨之彥若而人未有以七十而脫  
選坑者員外郎以上若而人未有以十年而至正品  
者服勤州縣者若而人未有結綬登畿徑簪駕行者  
而兄兼有之至於見子登科自承事朝請兩翁之外  
指不再屈而兄實繼之既貴且壽自朝請八十有八  
之外它皆莫及而兄實亞之豈非先世之盛德鍾秀  
於吾兄故吾兄之盛福丕顯於前人然論兄之福必  
當論兄之心維兄之心得失自在徑直坦夷與迨化

對是以水到而集成幾動而吉會斂以爲難而已獨  
易其難衆疑其大而吾獨細其大凡吾之苦辛艱窘  
擠攀而僅得之者兄一無心待之而終不逃乎吾之  
分內則吾兄之方寸地者五福所載也念我先君植  
此戶庭兄左右之焦心勞形今日某輩之安居暇食  
得無震淩之患者皆吾兄之所經營也先君捐館又  
一周星兄表率之正色和聲今日某輩之循禮畏義  
得免小輩之歸者又皆吾兄之儀型也先君之門戶  
安可得而無兄何昊天之不弔遽永隔於幽冥嗚呼

哀哉惟兄壽骨松貞玉堅晚節逾健步如飛仙病雖  
一月形瘁神全念五世之詩書傷來者之不然易簣  
之詩筆勢翩翩寫臨別之深悲望後人之勉旃凜然  
精神如在其前嗟我弟姪永識斯言痛哭一觴滴淚  
到泉

代兄蒼崖祭大姊

嗚呼姊妹手足至親三十年間我輩四人少聚  
而處長飛而分急難相恤歲時相聞胡爲兩載彼蒼  
不仁吾妹之喪未徹几筵而姊嬰疾亦繼沈泉嗚呼  
哀哉惟靈生而聰明幼而詩書長而立家辛勤相夫  
有此田園有此室廬深歎姊平生之崎嶇晚見藁砧  
軒翔榮途遂官于柳與魚軒車家付其子祿及其孥  
方幸姊眉頭之少舒何艱難滿目睫而逸樂不盈背  
慶者才在宮而弔者已在閭嗚呼哀哉昨歲孟秋候



姊龍潮見姊肉頰肥而骨不稱貌雖澤而神已枯臆  
度之言不幸而符况某與姊生庚不殊五十之年班  
白髮鬚珠唐人之言曰雖欲爲姊久煮藥其可得乎  
爲之潛然淚落衣裾我固不勝其悲也七八十之老  
溪園悲又何如想九泉之魂魄亦且望白雲而長吁  
虎徑新阡雅意所營幽居旣啟靈輶遂行一觴永訣  
心折骨驚

祭兄振父文

嗚呼昔兄屬續弟適遠遊欲有言而不得今兄卜葬  
弟方嬰戚欲有言而不能非惟不能亦不忍言所不  
忍言再從弟兄往時節序會弁如星何丙午之夏逮  
庚戌之春不匝四年而喪五人惟柳池之禍酷蓋不  
慙遺一老而相繼乎沉淪嗚呼我兄人稱其藝而弗  
知其爲道中之藝人美其才而弗知其爲德中之才  
人之弗知固於兄不見其損何天亦弗知而卒使之  
彩鑱而光埋我哭我兄心折肝摧誰共讀書之燈誰

銜樂聖之盃誰能發一言而頤爲之解誰能祛一惑  
而心爲之開有埃者杵有殘者棋惜也已矣嗚呼哀  
哉

祭兄岳老文

嗟我同產凡五弟兄獨兄弱齡充國子生燦然魁標  
冠帶盡驚大車徐步不逐不爭踰三十載薰廊奏名  
東南一尉兆足以行不阿上官不害遠氓迹與蓬轉  
心如水清再調桂幕可騫可騰忽然勇退稊視簪纓  
嗚呼身事何遲菊香晚英義方何速蘭芽早萌黃扉  
之閣紫薇之庭布穀口角春蠶葉聲九重歎異委渥  
輸榮兄未解褐兒先取青在昔紹熙收效一經父前  
子後不虧不盈抑有虧者非人所能惟兄之志愈高

卷四

愈升惟兄之識愈用愈精平生抱負百未一呈豈其  
天平問天不磨椅自東歸兄疾已縈目斷佳兒官邸  
終更一朝錦還兄喜不勝謂當自此危或其亨奄然  
永訣雁影伶俜一觴告衰老淚縱橫

祭妻袁氏

嗚呼爾生名家來嬪于我奉我家廟四時蘋藻事我  
諸兄恭執婦道歲在壬子我車入城爾抱幼子獨以  
歸寧憶昔癸丑我如臨安爾書之來勉我取官滿擬  
結髮偕老百年爾獨何辜中途而遷九泉何許爾去  
不歸嬰兒三尺予將疇依嗚呼宜安之原衰草枯柏  
舅姑之墳在於其側數椽暫建以奉窀穸行將卜地  
以爲爾宅祖奠于庭靈其飪食

祭弟南谷文

嗚呼先君子之晚歲惟吾弟之爲憂愴此意之日遠  
尙遺言之可求身將嚮乎晦息弟亦富於春秋懼詩  
書之莫聞委問學之悠悠數眼中之暮子率多墜於  
箕裘一也稽之星厯虞數不長危鶉火之限度踰六  
六而難望二也言命之餘遂及於性謂五行之帶煞  
殆弗底乎安靜三也安知吾弟卓爾有成方青春而  
累舉遂射策乎集英灌陽之簿渝之以征南昌屬邑  
再轉爲丞幕焉長沙檄焉金陵能聲浸露薦剡高騰

歸未五年紆綬需榮約以持己畏以保生淵冰凜凜  
迄用康寧得失非天垂六十齡善刃而藏擇地而行  
我無物傷物莫以撓截然界限迄若戶庭向先君所  
憂之三者至今日而無徵嗚呼先君豈願其有可徵  
之言使其言之無徵者此所以爲人子之賢立心如  
弟忍事如弟謹守繩墨如弟則質之偏者於此而移  
數之短者於此乎延而今而後遂得終其事而無忝  
於先也抑先君之所憂爲過憂矣如弟亦豈無所憂  
而鬱結未宣者耶吾見伯也深潛有度而惟友惟愛



仲及季也更嘗通暢相與揭大綱之正以扶萬目之  
偏蓋弟旣能爲先君之子則爲弟之子能憂弟之憂  
爲必然也而弟亦可瞑目於九泉矣嗚呼哀哉三友  
堂中歲月能幾壬戌哭兄壬申哭弟柴立中央焉用  
後死欲言何限乃獨舉此蓋所以追感先君之隱憂  
著明吾弟之歸全而又以勉吾弟之子也魂兮何之  
歲且更始一觴哀告傾淚如水

祭姪伯初文

嗚呼以吾兄之厚德而喪其冢嗣耶吾兄之逝曾未  
三年而子亦繼之以死耶吾兄之壽幾八袞而子乃  
不滿五十耶抑人孰不死而子乃不得死於牖下耶  
嗚呼哀哉吾兄雖亡而子之心足以周物其才足以  
任事其委曲續粟足以與世周旋則吾家所賴以屹  
然鼎立者子也而遽死耶嗚呼哀哉子雖當賞延而  
不肯安於賞延雖取科第而不能遂其科第其未酬  
之志氣未了之功名徒爲識者與不識者咨嗟出淚

而已豈吾溪園翁之言命雖不規規於合而其數之  
大者竟不可避歟嗚呼哀哉人之識見方其少也不  
能以不異及其涉歷也不能以不同丙午丁未以來  
吾兄官于蜀吾以次當家事多直致不虞嗃嗃之爲  
悔也如是七年而吾兄歸又十年而吾兄亡子當其  
難憂端如芒裘焉而不屬乎領目焉而不隨乎綱然  
後慨然向我曰乃知嗃嗃者始之悔而終之吉也吾  
於是期子以進步而子已忽殞其身矣嗚呼哀哉子  
之身雖殞而子之事未竟也以言乎爲子則子之事

未竟也以言乎爲父則父之事未竟也惻惻孤兒年  
已十八獨此一事差足自慰而善惡之機又莫要乎  
孤兒之自處何如也憶昨歲除別吾而東吾以衰告  
謂非昔同且一言而三跌尤非暮齒之所宜蒙懼吾  
生之有涯不見子宦轡之西東子忽愴然而閣淚吾  
亦爲之耿耿而忡忡孰知此言之爲永訣耶曾不十  
旬遺吾以哀恫嗚呼壬戌仲夏日二十九衣衰服而  
哭吾兄乙丑仲夏日二十九衣衰服而哭吾兄之子  
浮世如此酷禍如此叫呼蒼天曷其有已

祭姪伯恢文

嗚呼昔也父子今也叔姪今昔雖殊情義則一自歸  
本生益我乎密上下商確愈練愈歷事求其是言覈  
其實諒深有悟於世事之日非而古道之或可終吉  
也嗚呼好善而惡惡踐直而去僞有所不友而其友  
無不誠有所不取而其取莫非義儉其身而尊師取  
友有厚而無薄嗇其用而待人接物有隆而無替五  
七年來由粗入細可取可尚之分數益多而駸駸乎  
一出於粹也豈料門戶之所托抑亦閭里之所恃何

辜於天而忽至是也耶念子先君奇子五行雖清通  
之差欠而力量之匪輕何大車之甫載遽軸折而輪  
傾念我先兄辛勤于蜀歸從昭化意已有屬幸果自  
天兄願斯足何膺仕之始躋曾不沾於寸祿憶子乙  
丑還自京師驟觀子顏怪子何黧朝朝暮暮一見一  
疑問何恙也則曰無之間嘗勉子問藥與醫子必對  
曰念茲在茲別去踰歲書郵屢馳此月三日希孟之  
來長書自言未老而衰防風養胃加以健脾步履差  
勝枯槁未滋視其日月乃夏至前一夕之題嗚呼孰

知作書之次日而子卽病書未至之三日而子已形  
神相離也耶嗚呼念我今昔念我父兄萬事永已吞  
不復聲悵子從宦悵子治生悵子卜宅一未有成萬  
事永已亦不復陳獨兒女之成行孰不爲之悲辛冠  
笄未多襁褓有人男婚不可遲而尤莫急於詩禮女  
嫁固爲要而尤莫切於組紉保身體者雖不患其落  
落傳德義者果孰從而諄諄且日引而月長寧不懈  
而常勤至公有季叔而能豫其纖悉一體有賢弟而  
兼綜多位亦戛戛而難勝我雖朽拙分當盡瘁而匏

繫官守欲自竭而無因若默若庶少不更事又安能  
裨益乎毫分嗚呼先君與齡已久過期每思以老身  
而累子是乃子報我之時紬繹吾言左右吾兒庶幾  
多位賴子扶持豈期今日乃讀韓昌黎祭老成之文  
而不賡昌黎送韓湘之詩也耶事不可料天不可知  
滔滔西江莫浣我悲



祭姪亦泰文

惟蒼崖翁五桂競爽子於其間尤更開朗心無疑滯  
志有激昂當爲卽爲不待妄想至於功名銳意獨往  
他人所難我易反掌湘陰門客徑跡無兩浙寓廣場  
四海掉鞅江西路監鱗襲萬舫西山成埃鐵柱爲響  
子皆裒然魁壓其榜太學四年逢掖推獎雲霄咫尺  
吹噓送上云胡歸來一夢惚恍嗚呼覘子氣質骨格  
悍堅執子年齡鬚髮鬢玄不惟一門之託旣重且大  
而一室之事若婚嫁之孔殷兒女之未返者政紛紛

也而遽溘然可耶嗚呼哀哉乙丑以來迨及壬申封  
胡羯末禍不可云黃臺之瓜稀至三摘紫荊之木枯  
不逢欣雖行道之人亦爲之酸辛矣撫姪而痛淚痕  
方新曾未半月弟又沈淪旣傷心於少陵片影相失  
之詩復掩泣於昌黎行負神明之文天之降禍殆未  
有若是之薦臻者也惟季之秋如京問缺子歸自齋  
道語亟別我行幾何病再旬浹欲前莫能遄返吾轍  
子時已羸使我憂憊今而後知造物者以病勒回而  
使與一弟一姪握手永訣也朝晡再悲孰念老耄蒼

天蒼天爲我心折

祭姪亦潛文

嗚呼世事多奇心事多違追憶吾潛潛其漣漣辛勤覓舉金花陸離蹉跎三載竟不一試乎春闈辛勤有室庭宇遼夷落成幾日乃不歌於斯而再哭於斯大兒弁兮小兒舛兮朝吟暮誦有受道資切磋磨尙期如圭吾潛雖亡而魂有知魂而有知焉得不悲抑前二者付之無以議爲矣後之一者可不有以陰隲默相而顧聽其所之耶嗟我先兄有五男子人謂福壽庶幾乎季云胡不淑降此大異去年八月中闈忽

逝又越一年日月適契潛復溘然此變可悸叔之哀  
朽莫助經理謀之族姻庸醮潛子反經之權大非得  
已苦其餘女三四不止或已議婚或未擇壻森然在  
目是又出於前三者之外寧厚無薄寧和無戾蔽以  
一言是在世子舉觴告哀潛尙領此

祭姪泰寧令廷圭文

嗚呼經幹兄之精力竭於義方泰寧姪之仕學允以  
肯堂自髫髻時爲童子郎薇省之試賜袍之香萬人  
回顧燁其榮光初仕長沙於時搶攘府有未易事之  
袞纛境有未易逐之豺狼使老成人爲之猶且汗駭  
而譟張子乃從容酬酢委軀命於毫芒卒使三年之  
安如泰山三剡之薦如連璧而修能美譽流播於三  
湘寶邸依蓮理法之詳臨汀元僚參辰之良萃三任  
爲九考八車五削曾不殊乎探囊嗚呼悲夫道旣異

於汚隆人當審平行藏子之聰明豈不察此寯肯自  
投於戎馬之場奈何瑞方班於蒲穀星已殞於櫓槍  
嗟徘徊之累月渺進退之張張不聞枌榆之音信莫  
諭妻子之在亡耿抑鬱其衷懷抱此恨其他鄉嗚呼  
悲夫茶陵之後衣冠能幾若子撐撐足濟其美又弱  
一箇事闕興替哭吾泰寧更哭先世

祭姪伯陽文

異哉我南園之祝子也本之省倉深其源也繼之俊  
齋浚其流也然後萃衆美於淑芳則舒翹揚英以俟  
其遂茂也姪之聲猷無忝先世才無不周善亦兼備  
方其卓然有立以效省倉翁之率二季也奈何年甫  
壯而病已隨居未就而神已離事如勢絲孰綱孰維  
予身在幼孰扶孰持使聰者明者男子有智慮者猶  
或未知攸濟孰謂殘疾之婦恫瘝之子而乃使之勞  
然無告以當此百罹昭昭相視知如不知所恃者天



卷四

云胡不悲

祭長子二十郎文

維德祐元年歲次乙亥二月一日壬寅其十有五日  
丙辰寓行在所七十二翁香三瓣令餘子庶熟取酒  
一卮昭告亡長男二十郎默之靈且親書文一通曰  
嗚呼一動之頃不吉卽凶吾之凶悔莫甚於癸酉之  
冬去年夏汝雖不得與妻訣而尙及斂其妻今年春  
吾旣不得與汝訣而又不得視汝斂吾之悲痛豈有  
終窮也耶使吾不得來京汝不隨侍不觸熱以歸或  
者不死未可知也吾不幸奪官汝不幸短命二者胥

卷四

失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汝質雖弱而稍能自勉  
識不高而粗知近厚命之數雖窮而命之理則優目  
之以用譽之子保家之主可也今以父師二十餘年  
之保訓而一旦至此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長弟  
其理家事如車兩輪頓廢其一幼弟德性未成未能  
有助吾二千里外何所恃而可以放懷況時事日非  
而應接日難凜凜乎不可以朝夕也最是汝母多病  
而無所依汝女嫠然而無所依不甯惟是汝而有知  
則其魂氣亦未有所依也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

吾年踰四十而有子禍不可堪矣尙幸厄運冰消晚  
景順適俾一家骨肉相與送吾老也年踰七十而又  
罹子禍子病且死而不及別父繫於外而不得歸自  
非老悖無德重得罪於天地神明不至此吾之悲痛  
豈有終窮也耶汝之病篤邊遽已聞父喪其子有之  
子哭其父有之父子一家其地而死有之死而不知  
死所者又多有一城焦土若吾之幼女之家莫知  
存亡者又有之則汝之死於衽席者非不幸也幸也  
抑汝則幸矣而吾之衰且憊旣爲國憂又爲身憂非

爲身憂又爲家憂抑何不幸如是耶去秋書來言言  
中理生順死安汝可瞑目矣天縱使我有延陵季子  
之年而左袒三號必不能釋然如季子也則吾之悲  
痛與汝長終而已矣哀哉哀哉

代冢婦祭夫文

百年夫婦人之常也君何逝而去百年之說何其妄也女蘿附長松將以托長松長松且枯朽女蘿孰附哉朱絃繫佳琴將以和聲音佳琴亦破毀朱絃孰繫哉本謂如明月明月且以缺本謂如明鑑明鑑且已裂泉可竭兮哀淚不乾石可磨兮哀情不滅君有幼子何忍逝而死君有室女何忍逝而去君宜有靈使子有成君宜福綏使女有歸嗟君之遺言魄散魂飛嗟君之故衣雙淚交揮生者哀哀兮悲又悲死者悠

卷四

悠兮知不知墳既塋兮葬有期辰既吉兮堂將辭  
踊哀痛兮徒心悲叩頭流血兮空淚垂有食盈簋兮  
有酒盈卮去如之何兮訣別此時

祭族兄復齋文

嗚呼尺步兮繩趨神安兮氣愉學焉富無底之蓄文  
焉爲有味之腴彼世之功名人未必皆能是也兄獨  
備於身而有餘然彼不皆能而爲功名人者自若兄  
有餘於身而卒老於山澤之癯此所以使人絕悲惋  
而重驚吁也雖然仰不愧於天俛寡過於己登會文  
之席而推好手入考德之場而稱善士非伸也而固  
未嘗屈非泰也而亦誰爲否室有中郎之女庭有老  
泉之子各抱其子而前七十翁方且顧孟光而增喜



兄之所蒙於造化者不旣多乎彼功名人未必有是也兄亦焉肯以彼而易此弟拋祖居卜與兄鄰談茗香兮晝分書燈烟兮夜親商古道兮入細創世態兮增辛想風流於洛社幸相逐而爲東阡西陌之人別來幾日訃怪忽聞悲兄之不可復見尋舊遊之所而大慟於湖濱嗚呼吾族年來扶持情篤死喪之戚少長會哭衆每推兄爲文以告今兄云亡大招誰屬哀哉此語有淚莫續從茲年年請薦寒菊

祭弟迪章

我老子幼孰助孰扶二十年間賴有竹臞且勤且勞  
入細入粗雖親手足殆亦不如弟未七十我七十餘  
方將相期送我邱墟云胡一旦先我而徂嗚呼世難  
日侵膏上育下鬼哭震鄰血醒滿野嗟嗟生人總羨  
死者弟聞不聞有淚盈把

祭幼則文

世降道否萬跡同趨守方冊者匪迂卽愚孰如竹齋  
一意信書豈不同流自有廉隅青矜滿門視我規模  
雖貧亦樂實顏之徒我得益友志合情孚云胡一旦  
我先而徂頽風靡靡孰助孰扶又弱一箇使我驚呼

祭族姪懋齋才父文

惟懋齋翁亢我宗些少孤且貧玉厥躬些短檠雞曉  
夜窗寒些師由心得孰指蹤些疎經密緯絜衡縱些  
撐腸拄腹雅頌國風些青青子衿卅角侗些一經點  
化昭然發蒙些歲歲中書科試童些拾君咳唾竟奏  
膚功些文聲四驅家道益充些有二頃田約者豐些  
有三琪樹秀且聰些方將暮齒樂從容些云胡不淑  
視天夢夢些維南園弟志氣同些曾未半月君亦殞  
空些生而莫逆死且相從些獨憐我衰片影萬重些

因弟憶右一慟懋齋翁此

祭族姪大初文

嗚呼大初纔踰六十遽永已耶甫別半年果遂死耶  
耘西疇嘯東臯之趣方成而暢懷適興者能幾耶居  
陽羨葬嵩山之意未了而瘦藤破履忽莫知其所止  
耶嗚呼大初以朝燕暮荆之步而範其馳驅以懸河  
倒海之才而澤乎詩書故雖經營百爲屈折萬變而  
儒者氣象卒裕然而有餘是宜闢之則千門萬戶而  
斂之則圭竇龔牖用之則結駟於康莊不用則扣牛  
角乎荒寂之墟椅視大初分則小阮墳簞不殊意合

卷四

四十五

情展人知左扶右掖以免我於多艱孰知正色苦口  
以攻我之未善蓋判焉不相契者或至於旬時而君  
之所守確乎其不變卒使吾默有感而幡然已乃知  
其爲生我之瞑眩嗚呼此吾所以德大初者深而反  
恨時人知大初者淺也我插檣竿西江之濱君遠來  
思送將殷勤云胡秋半倏以病聞亟問無恙寫憂之  
熏語未徹於山房魂已返乎白雲竹齋書報排闥見  
君謂瞿瞿然於昏憊之中猶訊我而云云嗟知心之  
半世睽握手於臨分滴老淚於灘頭長嗚咽而悲辛

代父祭子

嗚呼父死子葬乃理之常子死父葬其情可傷吾年三十而生汝六十三而哭汝六十四而葬汝言之至此痛徹心腸官一命而嗇受子二歲而先殤固有無功而祿無德而壽此古人所以難信於蒼蒼松山之高松水之長萬事已矣歸於幽堂有肉在俎有酒在觴魂兮有知庶其來嘗



祭僧

惟我上方平生無物不競不貪卽心是佛法傳子孫  
身無衣鉢西沒東生不離堦率八角之臺真獅子窟  
聞公塔前我師在側百年萬年有兩佛骨

孫氏女哀詞三章

秋風蕭颯兮白露零汝墳何在兮何草爲青昨秋此  
日兮猶冀汝生灑墨我別兮人間父子之情我枯如  
腊兮涕更縱橫

秋風蕭颯兮白露晞五十年閨闈兮寧識馬嘶銜轡  
迫人兮魂爲之飛歸來一空兮不死何爲誰爲此禍  
兮使汝當之

秋風蕭颯兮白露下豈不日月兮照我下土持此白  
頭兮言歸何所然已不堪兮哭微更苦兒孫爲吾一

慟兮萬萬古

卷末

附錄

寄信豐羅宰子遠

文天祥

寄信豐羅宰子遠

文天祥

回羅子遠就賀除京權

文天祥

回羅京權子遠

文天祥

書羅澗谷詩集後

謝枋得

答君虛察

劉立雪

大父澗谷翁精選放翁詩序

羅敬心

跋澗谷遺集

歐陽玄

挽羅樞院子遠

二章

劉立雪

挽羅樞院子遠

三章

劉應鳳

弔族祖澗谷府君

四章

羅洪先

祭宋樞院族祖澗谷府君墓文

羅洪先

族祖樞院府君傳

羅洪先

族祖溪園府君傳

羅洪先

族祖霧山府君傳

羅洪先

族祖敬心府君傳

羅洪先

寄信豐羅宰子遠

文天祥

天祥去年聞雙鳬南上落落空山不如燕雀之爲有情也大化驅人作江東客數月爬梳枵未見端倪會誤恩召環跨班過當亡何狼狽而去蓋疎濶以來居多道路之日出處乖方茲可爲笑杜門息影中高情厚鎮撫之專介持書勞苦臨風馳感可人天一方信豐山水邑見謂讀書松竹晝影滿簾著吟其中所謂予方有公事此豈錢穀吏比耶勿需終更西清有詔壁弟何爲者赴新昌且百日商鉅馳河未知攸濟

惠邀如天之福寡過多取數矣贛瑞皆佳邑藹藹吉  
人鼎立空同真一時之盛當路或令舉所知某幸甚  
有以藉手薄言修布小附芹心非敢謂報倚筆詹泝  
天祥頓首

寄信豐羅宰子遠

文天祥

天祥臘前函書往來庶幾契濶之意年光冉冉驚見  
雙壁蓋曾兄季困專紀綱實來仰惟同年長者所以  
惠綏荒寒皆可感也某雲卧深山世意落落一起一  
仆非人爲之上天蓋高匪怒伊教敬感念咎安得不  
力執事昔爲之助喜今亦有以救其不逮乎敢請季  
困值儒者之窮執事以氣類遇合所以位置之者寵  
甚萬間寒士公將溥其施於一時所謂兆足以行矣  
某爲之斂衽新年喜雨燈前報命馳想一方臨紙悃



天祥再拜

回羅子遠就賀除京權

文天祥

天祥俯仰歲年甚缺聞問頃知卷旆來歸衣錦有爛  
且趣舍人裝于于然東矣亟欲擘箋所思雲頽鶴倦  
不可拈拾竟墮夢寐外時一動寥廓想江邊鷗鷺爲  
之悵然忽得手書賁我空谷華衣流離辟易久之其  
審帝闕出綸天京司轄姑養簞簞之望佇傳戢豸之  
音伏惟驪慶明公契古胸襟吞雲夢者八九外物瑣  
瑣遲速何心積之厚發之宏宇宙間華軌清貴將次  
第而取之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某風雨深山避影卻

走乃元會之日公朝以一節起其流落回首三湘驚  
心蕉夢請隸香火旨更趣行慈親以遠役爲憚進退  
維谷莫甚此時旦夕黽勉拜命姑單騎之戍驅馳數  
旬乞身歸卧縣上同年有情不隔四海九州之遠毋  
金玉爾音冀一語以自壯拂拭過情非所敢當也占  
對梗概尙猷嗣箋天祥頓首頓首

回羅京權子遠

文天祥

天祥一之日旣端拜敬謝芳題并報信豐簿攝雲之  
概二之日謹遣价馳詣席間寅奉起居不敢繁敘首  
祈委鑒某昨歲入湘後墮身微纒中詹泝宇下濶焉  
嗣音繼聞趣戒朝裝榮司京權某念欲箋忱賀厦以  
申風雲發軔之慶一春屑屑行路浸墮因循旣抵空  
同後潼川趙同年來爲縣實在河陽舊桃李處鴻沙  
指爪猶記東西所以告新者甚厚因得切諗修門近  
況大帶深衣長身玉立道德福澤方來而未艾也吾

鄉諸老行輩落落巋然靈光惟今澗谷先生依星辰  
傍日月一日騎麟翳鳳朝閭風夕立圃勢正順耳某  
枌陰杏集素辱心期慕王陽之回車學毛義之捧檄  
得郡山深俯仰半菽君師天地之造知已錫類之餘  
也惟是求牧力繇未知攸淑回首蔽芾我愛同鄉豈  
無一言益其故人并寄父老因風東向頓首以請天  
祥皇恐再拜

書羅澗谷詩集後

謝枋得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傳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  
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  
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  
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

答君虛察

劉立雪

伏承賜書論及詩之家數再四紬繹迦觀台意似以某承澗谷之乏躋之使論可否此意厚甚顧某何以得此抑涪翁有云予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玉盤金叵羅宜相千萬不啻迴然澗谷詩初年只是學黃黃詩當鋪席盛行由今論之政如禪之達摩後村論其佳處爲古玉臺樂府新詠合古律雄健學少陵險恠病在大著意澗谷之病亦或坐此晚歲卻似條暢某得之江湖諸公議論如此前輩固是不可不尊慕然讀

書隻眼卻又不宜專於眩名自古及今郊寒島瘦一家數必有一家病即便使全徒險峭不艱深輕清不披靡醞藉不沉滯快健者不至於不馴雅如執事所云此又朋友責也



大父澗谷翁精選陸放翁詩序 羅敬心

揀著吟人苦心處吟時較易揀時難大父澗谷翁題  
趙慶御手寫唐絕句結語也揀詩之難尙矣人謂刪  
後無詩非果無性情也特未有刪手爾族孫壽可示  
以翁所選放翁陸先生詩刻本撫卷圭復涕淚盈睫  
悲夫善和書卷存者僅十一於千百而家藏膏馥蓋  
流潤人間實多有能思叔敖而繡諸梓真亢宗事也  
第放翁天才毫邁筆勢遒勁屬事比偶不煩繩削是  
編若圈若點去取自有深意非後學所能測識謂之

有取於陸集可也謂卽此以定陸集之刪削則未也然此特翁年少游戲事爾遺編殘墨尙足得聲梁楚間獨不知後來一變至道亦有升堂入室而薰善良者否也手澤在笥願期同志切磋之

跋澗谷遺集

歐陽玄

至正壬午十一月予訪族至鈴岡之防里縣大夫浚儀趙侯尙之因休日特來勞旣而又專其館賓羅君儒文與其子璉求鈴岡題名記等作時予又之別族之安成文踪跡余所至暇日敬問其先世則先輩澗谷先生之從諸孫也先生分教長沙時先尙書澹軒先生居郡泮前廡道同志合友誼彌篤旣去官書問不絕咸淳甲戌先冀公以混補入國學先生時爲權院留臨安貽書相慶以爲先尙書宣力學校之報陽

圭齋祖忠叟爲潭學錄嘗履學田湮沒者以廩諸生  
子遠時爲教授甚賴之甲戌忠叟之子龍生混試國  
學第二子遠自京以書賀曰臯潭學經界忠叟與景  
衡盡心焉去歲景衡子魁鄉薦今年忠叟子入庠造  
物報人不內附後猶數有書按澗谷卒於丁丑又二  
年宋亡今云內附後猶  
爽如此有書豈指臨於是予與孺文敘先世通家之好聚首  
安失守言歟

數日驩甚將別出先生長沙藁一帙示予帙中或手  
自鈔或筆更錄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敘在讀之如從  
先世與先生遊詠碧湘翠麓間也獨詢其適傳則有  
如往時湘中之所傳者使人不能不係之以感慨士  
大夫寓形天地可託者二一曰有文二曰有後二者

未必得兼不得已而去則有文庶無憾也

挽羅樞院子遠

二章

劉立雪

萬石家居最清修，卻似貧賦中前進士詩。  
裏謫仙人連疏西湖上，扁舟潁水濱。  
一從書乙亥歲歲，兩眉顰。不謂懸弧旦，  
翻成屬纊期。死同生一視，弔與賀相隨。  
靈運先成佛，劉义懶說詩。西風吹獨樹，  
誰譜鳳鳴枝。

挽羅樞院子遠

三章

劉應鳳

共說門庭王謝盛，誰知骨相島郊窮。  
躬行自得前賢法，家禮猶還三代風。  
腳跡肯隨權要出，頭銜寧與濁流同。  
湖山寒食多新鬼，地下何顏見此翁。

國亡何忍家徧活

澗谷傾家贍文  
山劍南軍府

百鬼欺凌任所遭

老大伊川七分易飄零正則九章騷修持慣習甘辛

苦俯仰難容譽處高日月時同來去異

澗谷生死  
日月時同雲

間應歎衆生勞

嘗憶東華裏飯時五千字挾海潮飛臣愚敢避權奸

忤主弱寧知國事非相馬有奇堪下拜屠龍無用只

空歸

咸淳甲戌廷試澗谷爲讀卷官置書臺第一  
江以忤時相唱名居第五故有相馬傳衣之語

南文物侵尋盡洒淚單傳第一衣

**劉書臺慰幾道書**

某與足下別十年與先翁別九年  
比乙亥秋郡城之見安知此別成永別哉後來往復

書一往而不復復而不達之書亦各一家居相望僅  
在二百里而九年之久中間不能以五日往還質天  
道之反復問民生之治亂求古今聖賢述作之本旨  
決此生行藏語默之大計隱忍以成今日無及之悔  
誰實爲此間阻也每念廬陵幸事近來一物一事一  
語一言變化逮盡其猶有以表識茲土爲衣冠故國  
者獨一澗谷在世然進不忍混於流俗退不能安於  
山林其視地下諸賢徒自可恨孰知昔之幸者今可  
爲廬陵恨昔之恨者今可爲先生賀伏聞初度之朝  
條然長逝全生全歸毫髮無欠第見章泉迎見西麓  
進酒蒼山雲巢爭問近作樂哉茲遊只恐自此青原  
山崩白鷺江竭某於先翁生前如此死後不哭不祭  
卻是小罪亦知其爲無益也區區備見悼亡三章度  
幾他日有能歌以侑祭者遺藁爲宜出世弟子職在  
編次敢請所命昆仲居喪易戚之制切知先翁自有  
家禮無問朱程況敢獻世俗節抑搏愛語邪



弔族祖澗谷府君 四章

羅洪先

秀川沉別墅春雨暗荒坵地古孤僧識

公以無後墓且失叔沔編

訪之夢神指其處醒以告僧僧乃吐實

碑殘五字留

碑止谷先生之墓五字至今存起初

神童明堂金石賦

公以賦中第明堂賦至今存

幽宅鬼神謀不用

疑天道人生泡影浮

玄草烏蕪後青山白一邱善和書遂逸靖節誅空留

生死同秦臘

公生死皆臘望

悲歡在國謀黃鐘闕大雅吾道

幾沉浮

廟題猶樞院宋室久墟邱紫氣龍何在烏衣燕不留

家緣酬國盡

公家號十萬盡  
餉文山義軍

天亦忤人謀  
悵望前朝

業烟雲日暮浮

直躬偏疾惡華髮向青坵

公以劾賈似道  
罷官年六十九

道繼雲林

後

公爲饒雙  
峯弟子

詩同山谷留

公係江  
西詩派

五噫空飲恨萬石

不貽謀歲歲逢寒食溪蘋帶雨浮

祭宋權院族祖澗谷府君墓文 羅洪先

惟府君代爲宗望輩出世儒學接雙峰之傳詩演江西之派早困微纒晚職幣金憤似道之誤君叫閭請劍悲德祐之逼虜傾家募兵史不絕於美談人猶傳其遺事顧乃空弔季札莫報仲宣瞻封域之有嚴感鄉鄰之無暴於是剝苔識往勒石告來其文曰

繫余靈之初降兮乘灝氣之融奇旣懷璧而無璽兮復抱器之咸宜礪貞介於心膺兮揉黼黻爲肝脾燁聲藉以四溢兮杏前驅之猶疑美考亭之探蹟兮就

饒氏之師資窺中庸之窠穴兮燭百家之分歧出古  
澹於靡靡兮縈理緒而綜之發興觀於詩教兮受騷  
人之降麾何良時不余遭兮與患掇也矯羣龍之躋  
朝兮蹇莫達也進數鼓而將捷兮困弗奪也晚得路  
而上征兮道梗其孰闕也默迤迤於下陳兮曷之敢  
怨羌試難而益振兮靡近與遠謂余媵而不害兮女  
須爲憐俾職內於王廷兮仍總總於利權何國步之  
日蹙兮衆以嬉噪赤狐於天闥兮莫或擊之將手  
攫而毛擢兮翼者爲逞言朝聞而夕斥兮孰有諒余

之懷耿進不得以攘讒兮退顧頷以奈何披柴桑之  
晨風兮望汨羅之揚波紛種髮以捐冠兮當一食而  
九噎捐私帑以佐急兮忍余室獨巖嶮哲人萎而夏  
變夷兮彼食粟其何情日月冉冉不待兮正首邱以  
余寧樵牧識而竊指兮嘸俦儔之遙昆春雨秋霜慘  
惻兮莽蕭艾與榛荆惟天道之幽玄兮人代相促華  
率虧盈迭互兮豈惟余族名不沒實兮國不滅史奸  
誤流穢兮賢者弗死增封樹表兮剔薶弔遺里仁可  
處兮洵美足思辭剪伐於拱木兮來者觀德慙修辭

之不文兮曷詔無極

族祖權院府君傳

羅洪先

權院公名椅字子遠號澗谷寡欲清修早聞理道家  
故饒性喜澹泊敝衣決履不見顏色稍長博學能文  
精於詞賦遂有名縉紳間縉紳交譽之公自疑曰此  
殆非其至也是時雙峯饒氏得朱子之傳公心慕之  
徒步日走百里及門請業饒故聞公名比見其操志  
苦刻又能重自損貶謂之曰求道不應如是耶遂留  
之講下於是盡聞濂洛之說饒門徒數百人無能出  
公右者後以賦四舉漕司寶祐丙辰進士及第自秉

義換承務郎爲長沙教授始至爲解中庸明天人一  
致與吾人所以戒謹恐懼之功首尾貫徹亶亶不倦  
人人知所趨嚮士大悅服長沙故有學田歲久沒於  
豪右公委學錄歐陽忠叟履畝規復諸生咸得廩食  
於是學者聚處甚盛由信豐宰擢京權提舉朝請大  
夫將拜監察御史是時賈似道方競淫侈嫉公所爲  
若形已者乃言於朝曰子遠江西羅半州也其家豪  
富十倍於我乃故爲寒士態耶沮抑之不令通顯每  
除擬輒與報罷公目擊似道專權蔽主內恣奢欲而



外事招斂四方軍書曰至漫不爲意謂友人曰今日  
傾社稷者正在此賊此賊不去吾輩無措手地也遂  
爲書極言醜詆以爲似道一日立於朝則虜人有一  
日之幸書上會 度宗崩少主立國事盡屬似道似  
道嗾臺中糾彈期以相報而公無釁可乘適以憤懣  
卧病臺中指朝臨不至爲辭公曰吾得死所恨無以  
報國耳遂棄位去道中見山川城邑悲吟行歌甚於  
痛哭而似道亦以人言數至出師蕪湖未幾虜陷饒  
州四方勤王之師不至公日夕盼盼不能飲食竟以

憂卒公雖以理學自命然天才甚高落筆詞采呈露  
詩文碑版流布遠近詩有江西別派自黃文清公倡  
之公與趙章泉韓澗泉相繼爲之雄長當公之出二  
君皆已謝世於是倚公爲主盟謝疊山嘗有言中原  
文獻無徵江西氣脈不絕如縷澗谷公巍然獨步天  
壤間雖魯之靈光不是過也然則公之見嫉於似道  
者豈獨以其形已也哉公有澗上委稿行於世兵燹  
後完集不存好事者時復傳寫今傳中雜入凡五十  
餘篇

論曰公之名滿宇宙固以學行足法亦其忠義有足稱也公故文華齋執友而第進士復與信國同年公之除京權也信國以書抵公推行輩極其尊仰以爲振江西之頽風者賴有公也信國勤王時公已棄官及開府劍南求助於公公應之曰吾老矣無能相從爲役也兄能忘身吾獨不能傾家乎蓋踰月而公卒子孫承治命行之於是信國軍中時時取給於乎此其志節爲何如哉昔溪園之爲義莊也蒼崖郡守公實充拓之而祠祀會拜之儀公兄弟所共講定至今

言者皆歸之公古語有之人貌榮名豈其驗哉雖然  
死而不朽是必有出於名之外者此公所爲久遠也  
公以清介好修其餉軍乃其深計鄉里傳益以公家  
爲信國稱貸所困殊鄙俚不可信余故備論之無使  
傳其訛謬且誣善焉

按先生餉信國軍卒以毀其家先生旣歿子孫猶  
不敢自明其見於念庵秀川譜如溪園霧山敬心  
三傳者可知其概矣故並錄於後

王補注

族祖溪園府君傳

羅洪先

溪園公名沂字德澡明經博學善爲文其文鋪敘豐贍有氣遠近士人傳誦之公生於有宋高孝朝江西承平無事又承累世遺廕出其餘智稍規畫之遂以富厚擅名當時自州郡以北東極吳浙閩粵諸郡所在皆有田廬歲入稻租凡四十六萬有奇其它土產麻麥菽粟與諸絲枲蔬蓴醯醬鮑鱉丹漆竹箭材木之利不在是數是時族居衆盛秀川中東西且十里僅容羅氏總諸族爲租百萬有奇公入幾當其半鄉

人稱公必曰羅十萬又謂之羅半州是時吉州上供米不及三十萬其曰半州者言羅氏租稅有吉州民間歲入之半也於是天子以下咸聞公名每歲兩浙告饑常平諸倉不足輒下帖吉州平直和糴或先期出貸以備賑濟公旣富厚而身復能文其教子弟務令從事學問常恐業不夙就皇皇然甚於窶儒之食苦也而族之子弟業進士者歲常踰百人公擇地建家塾歲延名士數人分爲之師獨館穀之嘗曰吾之所以至此者先世之遺也吾忍白居其厚而不爲族

人遠計耶倣范文正仁族之意割沃壤爲義莊歲積穀以待後之貧者而綜理斂給具有成法其後開禧用兵西北二邊釁起公憂形於色思爲卜式助邊計道置私郵傳書朝廷所有行事計期入遞率日日得與聞之其後公年最高三字皆舉科第爲顯官徧遊楚蜀公得以暇日享其尊奉所爲園囿臺沼多取吳蜀名禽怪石奇花異卉實其中吳蜀貴人世居其地不能力致者公兼有之其制宅甚廣南北通衢可走車馬其外分爲三市四方飲食之物各以時輻輳至

錦綺諸貨充牣房室門下士有得其田廬一邸已足  
誇雄郡縣然公能自檢常以滿盛爲戒絕不令有侈  
僭事故得以壽康終其身以三子貴推恩自迪功郎  
六轉至奉直大夫諸兄弟二十人貴顯者過半云  
洪先曰昔西漢石奮爲中涓甚淳謹諸子皆二千石  
人以其奉入甚厚稱爲萬石君未聞以富聞於時也  
太史公傳貨殖謂富者擅勢得擬封君命曰素封然  
皆賈人耳未有詩書之教也計其息至二十萬已云  
積蹠公守田廬成業不假遠賈孳孳誠壹累植善行



飾以儒術身都封君力足自致而裁制以義若此不  
尤異耶假使太史公而在其歆羨降慕於公又如何  
也宋亡之日公家一夕火起盡喪其所有去公歿時  
才三十年此亦視國家爲終始者哉然公以儒術教  
子弟淳厚不異中涓有能持是雖靡厚積宜亦不失  
仁義利益矣

族祖霧山府君傳

羅洪先

學正公名庠字幾道號霧山樵院次子也樵院先亡  
宋一年而卒羣從子弟皆天衣冠文物遂以凋散獨  
公辟舉爲新淦州學正族長老相傳溪園盛時人以  
田歸者輒厚與直一日與直罷顧左右自歎曰朝益  
三千暮益八百世豈有是常理耶故終公世兢兢以  
滿盛爲戒比喪亂後道路不通田廬在異疆者不復  
相屬卽鄰境亦往往稱分業專恣割據子孫莫自明  
公之教新淦也有以田廬故契求公筆爲左驗者公

笑而首肯爲之書曰子之今日猶我之前日子之他  
日猶我之今日天命如此吾復何言其人大喜收契  
而去

族祖敬心府君傳

羅洪先

九四公名在正字敬心權院諸孫學正子也權院既喪諸孫零落多不振獨公能文世其學而又短後歐陽圭齋有言有文有子二者常不得兼不得已而去有文庶幾無憾其亦洩其深悲云爾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